

竹影泉声里的村庄

文 / 刘云霞

这是卧在山东沂蒙山褶皱里的一个村庄。村庄原本只有一个主角。一眼汨汨涌动的泉，生生不息地唱着大自然的欢歌。

竹是人到来后栽种的，一出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呼啦啦盖过了故事里的所有场景，除了泉水。

自此，泉自石隙出，竹由泉边生。泉水沃灌着，竹随人长，人随竹生，村庄就这样一代代繁衍起来。

据说“竹泉”二字是乾隆皇帝御赐的。因那一眼会欢歌的清泉名为竹泉，泉上庄也改为竹泉村。爱竹成癖的郑板桥被这无处不在的竹林吸引，也两度来此，画竹的同时，把“竹泉村”写在了村头门楣上。

画里的竹泉，一个既有颜值又有故事的村庄，引来了四面八方的目光。

走进竹泉村，阳光越过山冈从竹林树梢间泼过来，石径、石墙、池塘、淙淙奔流于石径或石径两旁的溪水、竹林掩映下高低错落的石头房，都在竹影婆娑、阳光斑驳、水光

明灭中梦境般变幻着身影。

随溪水导引来到竹泉。泉上有亭，叫宸翰亭。宸翰，意指乾隆皇帝留“竹泉”墨宝的地方。除了这“宸翰”之光，村里还有皇爷路、驸马巷、府前巷、高家胡同……这是一个由高氏人家一脉相承而来的村庄。从这些曲曲拐拐的街巷走过，能够走进高氏一族的从前，也能看到一个村庄一路走来的脉络。

泉水在亭前聚成一潭。潭水清澈见底，潭边竹林在水中摇曳着身姿，潭底石子粒粒可数，石上布满厚厚的青苔。间或小鱼倏忽往来，与那汨汨的泉水一起，搅动着潭中幽深的时光。

一老人坐于老屋门前，手持竹条正在编筐。

他身后的老屋里，墙体和木质的天花板上沉着岁月的烟熏色，墙上贴着泛黄的画儿。沿墙一周的旧家具上，高高低低摆着一长溜编好的筐、篮、筐箩。屋外门边墙上挂着的，除了这些竹编品，还有一个关于老屋的牌子：“竹编坊，

民国，干插墙体，茅草屋顶，编号……”

见我驻足观望，老人点头微笑。问他高寿，他伸手比画，快80了。

也是巧了。老人是高氏后裔，也是“非遗”竹编的传承人。说起高氏一脉的沿袭和村庄变迁，他如数家珍。他说，村里有不少比这栋老屋还老的房子，老房子都编了号。能修的照老样子修好，实在修不了的也整体配套设计，做了民宿或民俗馆。从前这里都是土路，每逢雨天，屋漏路泥，走路种地都成问题。日子不好过，村里人差不多走空了。现在呢？整个村都成了景区，人都围着景区过日子，路子广了，手头也就活泛了。

一个坐在老屋门前的老人，和他的老屋、老手艺、老物件一起，组成一个活态的乡村文化符号，一个乡村不老的老场景。

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看去，这个村庄不光在旧里做文章，更在新里找前景。石碾、石磨、轱辘、水车，老物件里

藏着旧时光，村民归来可以寻古怀旧，或对着它们说些不为人知的心事。竹箨居、竹米园、竹缘、梅缘、寻梅馆……不知曾是谁家的老屋，一度老了、坍了、空了。而今，竹子做东，屋子都被点化成诗眼，在梅兰竹菊的君子之雅里，升腾起新的人间烟火气。

村子四面临水，柳树、槐树和蓝天一起浴在水中，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意蕴。特色民宿、农家乐、水上餐厅，农家土菜、泉水小豆腐，陶瓷、草编、刺绣等“非遗”产品，从老旧里走出来的农家光景，在景区连成一条线。

唢呐声声吹起来，人家院落里正一遍遍演绎着竹泉喜事。秋风瑟瑟，竹叶纷纷落下，与那若有似无的风，汨汨冒着、淙淙奔流着的泉水，窸窣窣窣说着悄悄话，或挠痒痒逗乐。

多少年来，竹泉人家就这样一代代哭着笑着，旧去新来，演绎着村庄的模样。

村庄的模样大抵如此。不必问它记住了谁，它自在那里，竹影泉声，年年如是。

图什业图行吟（组诗）

文 / 刀客

科尔沁湿地
湖面的蓝
是一种写意
黄榆舒展双臂
便有一行白鹭青云直上
清风已删繁就简
四万公顷波光
足够轻舟载月
此刻，鸟鸣是一招脱先的妙手
将一声轻叹
投在芦苇的尖尖叶上
城府深处
已经没有冗余的铺陈
你说出一句芦花
鸟鸣便能破解你心中的谜
这时候，我是一件
退回故乡的旧物
丹顶鹤得到黑鹳的暗示
在秋色中飞出平平仄仄的上阙

代钦塔拉红枫
有时候
是风霜叫醒了
它骨质里的传奇
有时候
是明月坐在它的怀里清修
天地安静
故事正一路向东
千年的月光溯水而来
奔赴的人
胸襟里私藏乡愁
仿佛皈依的百灵鸟回到树下
它的肺腑之言
足以让每片落叶品透生死
退福寺的钟声
正在给群峰和万物摩顶
代钦塔拉的秋天
比我们想象的寂寥
又多出几分从容
这是一生中，总要回到的故里
黄昏前，秋风为夕阳
卸下沉重的盔甲
枫叶吐出火焰
大地将动用所有留白

蒙格罕山
寻僧不遇，峭壁
只有几块坐禅的危岩
被风吹淡的人
走失在栈道与密林之间
撞击到我肩头上的鸟鸣
最终又落在栎树枝头
一枚被我踢飞的石子
我小心翼翼地
把它放回原处
峡谷惊飞的鸟群
仿佛是我对这个世界
始终不敢认知的一部分
我在山涧迈出的脚
每一步都将充满敬意
跋涉，本来就有一些无法
完全到达的地方
有时候是一座山
有时，只是一片树叶

神奇的石林

文 / 梁路峰



△资料图片

在内蒙古高原东部，有一片被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秘境，它静静地躺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北大山上。阿斯哈图石林，一个让人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是冰川与岩石共舞的舞台，是时间与风化的杰作。

驱车穿越广袤的草原，远处，一座座山峰渐渐显露轮廓，那是大兴安岭的余脉，在这片群山之中，隐藏着一片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阿斯哈图石林。随着车辆缓缓靠近，眼前的景象逐渐清晰，一块块巨石拔地而起，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脊之上，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走进石林，仿佛踏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形态各异的巨石上，光影交错间，每一块石头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它们或挺拔如剑，直指苍穹，或婀娜多姿，宛如仙子起舞。这些巨石，有的方正笔直，如同精心垒砌的城墙，有的浑圆如柱，散发着古朴的气息。更多的则是奇形怪状，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阿斯哈图石林，意为“险

峻的岩石”。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石林，是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见证者。据科学家考证，这片石林形成于距今1.5亿年前的晚侏罗纪，是由地球内部的岩浆喷发冷凝而成的花岗岩体，在冰川的冻融作用下，经过搬运、切割、崩塌，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壮观景象。

站在石林之中，我仿佛听到冰川融水的潺潺声，感受到那股来自远古的力量。每一块巨石，都是冰川与岩石激烈碰撞的见证，它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是时间的印记，也是大自然对坚韧不拔精神的颂歌。在这里，我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冰川肆虐、大地震颤的时代，亲眼见证了这片石林的诞生与成长。

在克什克腾草原，流传着许多关于阿斯哈图石林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曾是神仙们聚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饮酒作乐，谈笑风生。有一天，一位名叫阿斯哈图的仙女不慎将手中的酒杯遗落人间，化作了这片神奇的石林。

在阿斯哈图石林中漫步，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大与神奇。这些巨石，虽然经历了千万年的风雨侵蚀，却依然屹立不倒，它们用自己的坚韧与毅力，向世人展示了生命的力量与不屈的精神。

站在这片石林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感受到了那份来自内心深处的宁静与平和。

在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是

一件艺术品，它们或孤傲独立，或相互依偎，共同构成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面。无论是晨光初照时的温柔，还是夕阳西下时的壮丽，抑或雨后初晴时的清新，阿斯哈图石林总能以它独有的方式，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

在这里，我学会了敬畏自然、尊重生命。每一块巨石，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礼物，它们用自己的存在，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美好，要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同时，我也明白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大自然的伟大与神奇，才能更好地保护它、爱护它，让它永远保持那份原始与纯净。

当夕阳的余晖洒满石林，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回望这片石林，它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我知道，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里，但阿斯哈图石林的美丽与神奇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它将成为我人生旅途中一段难忘的记忆，激励我不断前行、不断探索未知的世界。